

A sepia-toned portrait of a man with short, dark hair, looking slightly to the right. The image is the background of the book cover.

大地诗篇

端木蕻良

作品评论集

北方文艺出版社

大地诗篇

——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

钟耀群 曹革成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

(黑)新登字第7号

责任编辑:宋 歌 刘晓媛

封面设计:姜 录

大 地 诗 篇

Dadi Shi Pian

端木蕻良作品评论集

钟耀群 曹革成 编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哈尔滨市道外区大方里小区105号楼)

黑龙江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 印张 14 12/16 • 插页 2 字数 340,000

1997年2月第1版 1997年2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17-0938-4/I • 922

定价:19.80元



● 作者像(1961年)

天上人間魂夢牽
西風望眼綠波先
去春到死猶先
憔悴本灰泪未乾
布被官生寒更鐵
劍雨後隨律草妍

常立斜谷行度橫
狂嘶風聲正
歲尾起油煎知夜
歸鳴作語更寒聲
九月官泉新為涼
李氏到後郭卿

東坡先生四十年
水手魯子郭林之室
端木蕻良

● 手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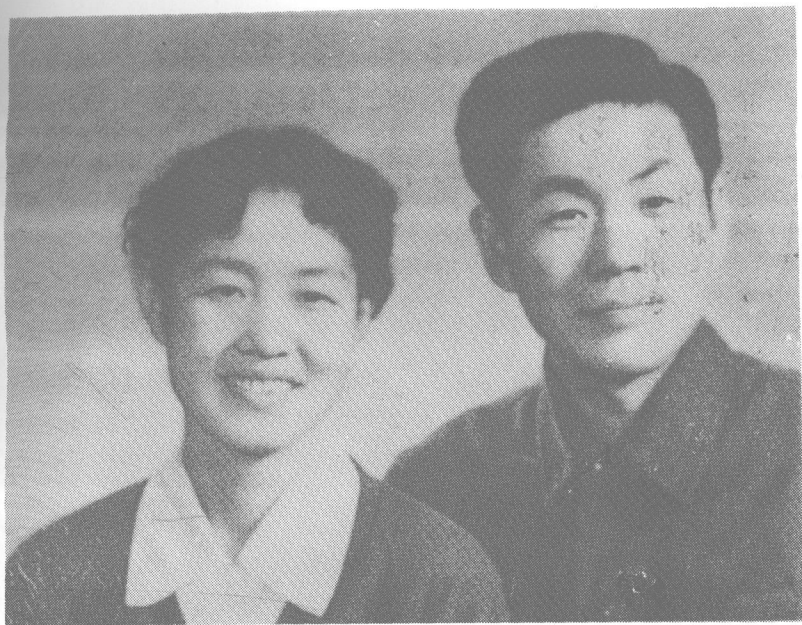
吳 趼 人 全 集

蕭 紅 全 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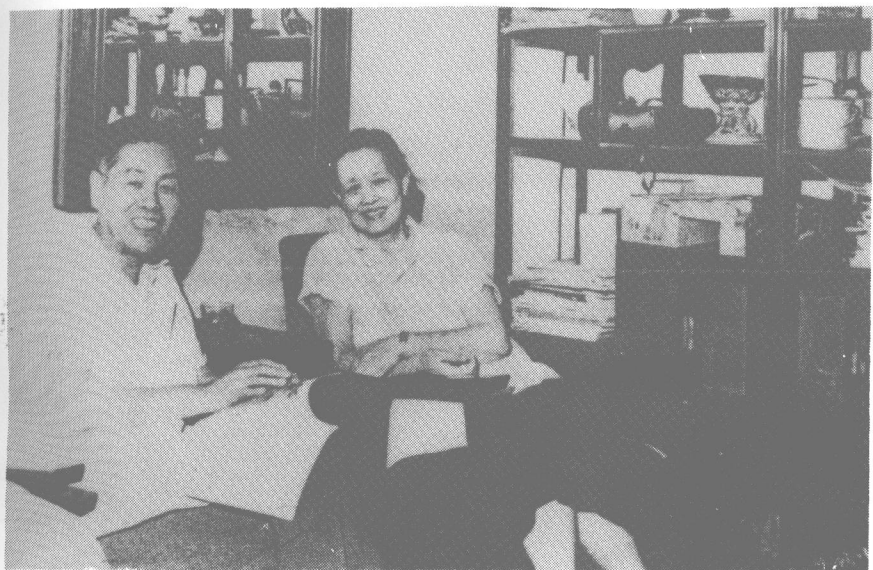
端木蕻良 題

珍贵的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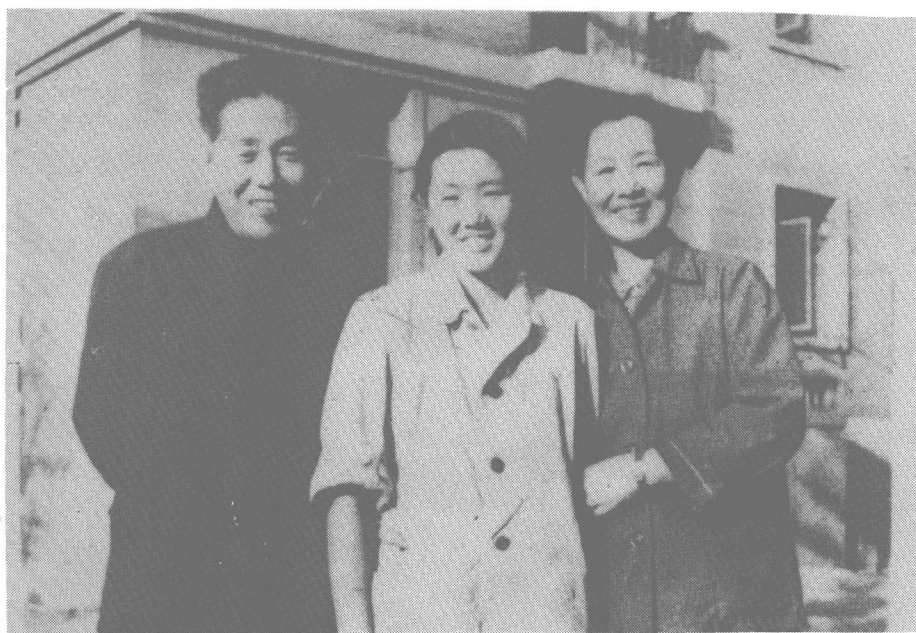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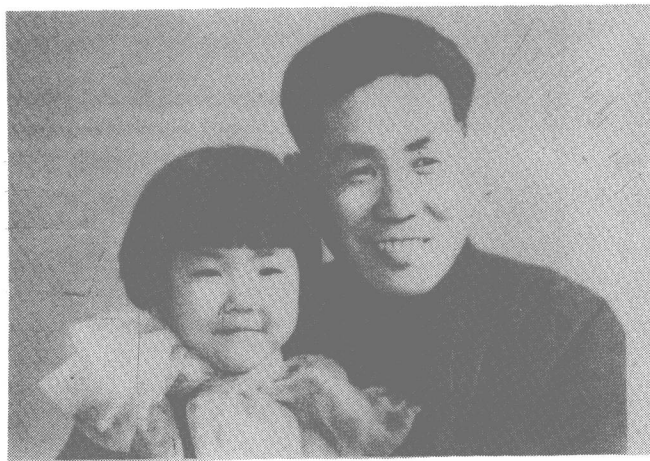
(端木蕻良先生在去世前一个月为北方文艺出版社
题写的两部书名)



● 作者夫妇摄于北京（1960年）



● 与夫人钟耀群摄于北京家中（1981年 8月）



- 与女儿摄于北京（1966年春）
- 作者与妻女在一起（1978年 9月于北京）

目 录

端木蕻良: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	杨 义	1
论端木蕻良的早期小说创作	任惜时	23
大地之子的歌吟	王培元	48
——谈端木蕻良的小说特色		
来自大野的雄风	赵 园	60
——端木蕻良小说读后		
端木蕻良创作风格初论	邢富君	73
论端木蕻良前期小说创作的自传性特点	尹建民	84
端木蕻良创作的艺术风格	李兴武	95
端木蕻良小说的美学追求	沈卫威	109
论端木蕻良的小说	(加拿大) 施本华	120
现代中国讽刺文学小论(节录)(前苏联) I·包茨特涅伐		165
鲁迅·阿Q·端木蕻良	(加拿大) 李怀敏	169
托尔斯泰在文学上给予端木蕻良的影响		
	(日本) 田中裕子	189
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	黄伯昂	215
评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	闻 敏	229

史诗:端木蕻良文学起步的选择	邢富君	266
——论《科尔沁旗草原》		
小说《科尔沁旗草原》	(美国) 夏志清	289
——作者简介与作品述评		
评《科尔沁前史》	(香港) 刘以鬯	334
一九三六年小说创作的回顾(节录)	周立波	342
——小说创作:丰饶的一年		
生人底气息(节录)	胡 风	345
幽深的意境 冷隽的笔调	温 原 王敬铭	349
——《鹭鹭湖的忧郁》赏析		
《浑河的急流》唤起了民族意识	赵遐秋 曾庆瑞	356
评《浑河的急流》	(香港) 刘以鬯	362
《风陵渡》	杨 洪	369
风陵渡	(香港) 张灼祥	377
大地的礼赞		
——端木蕻良的《大地的海》	沈卫威	380
评《大地的海》	(香港) 刘以鬯	388
端木蕻良眼中的《大江》	(香港) 国 颐	402
评《新都花絮》	(香港) 刘以鬯	404
《曹雪芹》(上卷)读后	马少波	410
——给端木蕻良的一封信		
浅谈《曹雪芹》中曹雪芹的出场	刘树勋	414
《曹雪芹》诞生记	黄伟经	418
——访端木蕻良		
布谷声不住	单 复	431

——略谈端木蕻良的散文		
喜读《端木蕻良近作》	(香港) 海 旻	436
三分风土能入木 七种人情语不惊	(香港) 云 之	440
——简介《端木蕻良小说选》		
他和天地同在	(香港) 王一桃	443
——读端木蕻良《友情的丝》		
附录:端木蕻良研究资料目录		446
(1936—1995)	钟耀群 曹革成 辑	

●端木蕻良：土地与人的行吟诗人

杨 义

一 现代小说界的边塞诗风

在端木蕻良创作高潮的第一个十年进入尾声的时候，1944年，他这样反省自己的创作动因：

在人类历史上，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土地。仿佛我生下来的第一眼，我便看见了她，而且永远记起了她。……

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的感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使我也像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当野草在西风里萧萧作响的时候，我踽踽的在路上走，感到土地泛滥出一种熟识的热度，在我们脚底。土地使我有一种力量，也使我有一种悲伤。……我活着好像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①

他是以苦恋倾慕土地和人的行吟诗人自许的，在他于文坛崭露头角的岁月，几乎是朝朝夕夕思念着和招祭着科尔沁旗草原和鹭鹭湖的精魂。端木蕻良（1912—）原名曹京平，生于辽宁省昌图县，即他所谓“科尔沁旗草原上的一个叫鹭鹭树村的屯子

① 《我的创作经验》，载1944年《万象》月刊第4卷第5期。

上”。曹家是当地巨室，宅邸高筑，仆婢甚众，拥有“一两千天（垧）大亩地”。1928至1931年就读于天津南开中学，曾组织新人社，出版《新人》文艺刊物。1932年考入北京清华大学历史系，参加北平左翼作家联盟，并开始创作第一部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1936年1月，奔赴上海，写成长篇小说《大地的海》，以及著名的短篇《鸯鹭湖的忧郁》、《爷爷为什么不吃高粱米粥》、《遥远的风砂》、《浑河的急流》等。这些短篇先于长篇，发表在《文学》、《作家》等刊物上，引起文坛的瞩目。连鲁迅也于去世前的一个月致函茅盾，询问《鸯鹭湖的忧郁》的作者的通讯地址了。

端木蕻良最先是鸯鹭湖的朦胧月影、浑河的湍急浊流、蒙古草原的凄厉的风沙，沉雄悲切地把人们带向一个广漠寥廓的关塞之外的世界的。《鸯鹭湖的忧郁》以纤秾而苍凉的色彩，渲染着湖水豆秸之间的忧郁的夜色，写成了一首沉郁、哀婉的土地咏叹调。它一开头就展示了一幅瑰丽而迷茫的平湖月色：

一轮红澄澄的月亮，像哭肿了的眼睛似的，升到光辉的铜色的雾里。这雾便热郁的闪着赤光，仿佛是透明的尘土，昏眩的笼在湖面。

一群鸯鹭，伸长了脖颈，刷刷的打着翅膀，绕着田塍边的灌木飞过，大气里又转为沉寂，便是闪着翠蓝色绿玉样小脑袋的“过天青”，白天不住的摊开不倦的翅，在水面上来来去去的打胡旋，现在也不见了。只有红色的水蝇，还贴在湿霉腐烂的土皮上，发出嗡嗡的声音来，……有两个人在湖边上。

写景用笔，有中国水墨画的渗润性。在色泽、音响和情调的渗润涂染之中，显现了鸟、木、湖、月的模糊轮廓，浮升出一种朦胧萧清的诗的意境。这种写景笔致，是重情调、求意趣、务神韵的，它倾吐着作家刻骨铭心的“对土地爱情的自白”。就在月与雾

笼罩的湖边，23 岁的来宝哥和 16 岁的“半拉子”玛瑙，被雇来为地主看守豆地。他们谈论着心神向往的义勇军，但这些对于这块荒凉的土地，竟音影模糊有若隔雾窥月，因而他们也谈论这轮“狠忒忒的红”的月亮，是主灾、还是主兵。玛瑙的爹被痨病折磨得头与脚驼到一起了，想给玛瑙娶一房媳妇，好在夜间有人烧开水压压咳嗽，但这兵荒马乱的年头哪有这份闲钱。他们感到这寂寥的月下湖面，浸淫着一股无端的绝望的悲戚。当他们被偷割豆秸的声响惊醒之后，来宝包抄上去，扑倒一个老人。这老人痰塞喉咙，一道污血从脸上涔涔淌下，原来是玛瑙衰老病弱的爹。无极的哀恸使玛瑙的脑筋麻痹，他筋疲力尽，沉入哀痛与睡眠混合的深渊。当他一觉醒来之时，听到断断续续的低语声，有偷青的女人以肉体同来宝作交易。他强压着心头的羞辱和不可名状的恐怖，手持红缨枪向镰刀割豆秸的声音赶过去，却发现一个孱弱的小姑娘瑟缩成一团，说：“我妈不是和你说好了吗？”他问明小女孩的母亲晚间为了偷豆秸，不能为生病的爷爷烧水压咳嗽的时候，心头像铅块一样沉重。小女孩手出血了，还吃力弯腰割豆秸，仿佛割着就是她生命里的一切。鹭鹭湖的忧郁，就在于它以天上“狠忒忒的红”的月色映照着人间老人的脸上和小孩手上“狠忒忒的红”的血迹，老父以其病躯、寡妇以其贞操、少女以其天真作为死亡线上换取卑贱的生存的代价，这一切给白森森的浓雾增添了不堪负荷的情感重量。它以湖水和月光作证，痛切地陈诉了日本侵略者和伪“满洲国”统治下人民的辛酸和苦难。最后，小说写玛瑙怀着沉重的心，莽撞地夺过小姑娘手里的镰刀，替她割豆秸，使阴霾四合的天地间透出人际同情的一线亮色。小说三写鸡鸣，先是“远方有鬼魂样鸡声在叫着”；次是“鸡声又叫了，宛然是一只冤死的孤魂无力的呼喊”；在豆地上闪出这线心灵的亮光的时候，“远远的鸡声愤怒的叫着，天就要破晓了”。在

这种绵密而诡奇的艺术处置中，作品把人们由顶及踵的每个细胞，都浸泡在忧郁的诗和迷蒙的画之中了。

这个从东北大旷野走出来的作家，以得于乡土的意兴淋漓的本能冲动，捕捉着、开掘着、展示着一马平川的丰饶大地保姆和强悍的人间父兄的粗犷雄放的性格。他的艺术境界带有行吟歌者的开放性，尽管《鸛鹭湖的忧郁》显得瑰丽而圆润，但在其后的大量作品中，却笔墨纵横，波诡云谲，于重浊突兀之处激荡着叩人心弦的气势。关东风物给其文品以深刻的陶冶，一若作家所云：“我爱故乡，不仅因为她那神话似的丰饶，难于置信的美丽，异教徒的魅惑，而且还因为故乡人民的狙犷、慍悍、勤于劳动、富于反抗斗争精神感动着我。”^①如果说现代作家中有谁承袭了唐代边塞诗风的绪余，那么端木蕻良应该算上一个，在他那种风土、人情、性格、氛围的浑然一体的描写之中，仿佛可以感受到类乎高适“大漠穷秋塞草腓”的寥廓莽苍，可以感受到类乎岑参“风掣红旗冻不翻”的绮丽瑰异。《遥远的风砂》是一篇奇峭悲壮的“塞外行”。这是3月梢，春风未度的蒙古荒原，马嘶是原野上唯一的声音，寂寞的云片一般浮在蓝空的苍鹰，像神秘的巫婆似的盘旋着。这一行准备去改编土匪的征人，只有灵巧地奔窜而有点神经质的黄羊子聊充伴侣。会使双枪的队长“双尾蝎”，戴月出发，迷路荒野，却能凭一块鸡卵石、一片白贝壳，辨认出方向和远近。他率队直闯风沙飞扬的龙门锁山口，凛冽的风直灌人们的喉咙，一个个好比喝了硝镪水的金鱼，嘴角、睫毛都挂满黄尘白霜。被派来联络的“煤黑子”浑身匪气，哑着声音唱丑恶的歌，夸口自己一次连砍十只手，劫到五副金镯子。他用拳头强迫店东为他一

① 转引自胡文彬：《访作家端木蕻良》，载1981年4月《东北现代文学史料》第3辑。

人炒鸡蛋，夜间强奸店东奶奶，次晨当“双尾蝎”按部队的纪律交付住宿费之后，他又推说“出恭”，悉数掠回。途中遇“正式军队”，“煤黑子用土匪黑话联络失效之后，匆促逃遁”。“双尾蝎”断后，连毙数敌，又机智地以“诈死法”脱险，指挥一行人重上征途。作品把疏野险恶的塞外风味溶解在平野远山、古道砂碛之间，灌注于人物的行事风貌、言谈口吻之中，又借点将台、舍身崖一类古迹，峭壁上“四方屏障”、“五路咽喉”之类每字有一亩田大的名将题咏，给这一派洪荒大漠点染上几分神秘的传奇色彩。从而于遥远的边塞风沙中，召唤起古老民族中远离皇城通埠的原始的生命强力。

这是一个对人文地理怀有浓郁兴趣的作家，他总是津津有味地在壮丽雄奇的自然景观中，寻找人文变迁和民族血脉。《浑河的急流》描写浑河畔林野木屋中的丛姓人家，据老母亲讲：“我们的祖先姓金，是大明的子孙，祖宗是个有大学问的，明亡了，清朝就让他降清，给他大官作，好得民心……他不作，皇上赏他红缨帽，雕尾，花翎，马蹄袖，朝靴，补褂朝珠，他说这些都和牲口用的一般一样，也带着脖串（指朝珠），上朝爬着走，皇上赐他平身，他还爬着走，皇上问他为何不敢抬起身来，他说，‘身穿禽兽之服，朝见禽兽之王，自然得爬着走才对’……龙颜一听大怒，因此就降旨灭他九族……清兵小队子在后追，我们这一支就都藏在树丛子里才得了救……从那么，就改姓丛了。”通过这番血缘寻根，湍急的浑河就负载着历史的血迹和民族的节操了。丛家的姑娘水芹子摘山果，饲鸟雀，如燕子一般飞来跑去，天真无邪地享受着乡野人家的山林之乐。她的情侣金声却在苦练着飞刀绝技，在大榆树上写了“小口木”的字样，“一齐又抛出三把刀，在四框里加一点，在木字上加一杠”（隐喻“日本”二字），以对付侵略者。一道催命符般的“圣旨”降下来了——“满洲国”皇帝迎娶东洋皇

妃，限令本区猎户于25天内进贡500张狐皮。丛老爷儿带着女儿水芹子日夜狩猎在山上，还亏得金声凑来9张狐皮，才完成自己负担的30张限额。但是本区猎户多数不能备足狐皮数量，按“连坐法”，大家得一齐以“反满嫌疑”治罪，交代老命。他们集合商议，拒交狐皮，金声慷慨陈词：“浑河两岸狐狸打光了，我们靠什么生活。”他们与义勇军联络，把敢死队埋伏在密林里，准备惩罚前来收缴狐皮的总管老爷。复仇的风吹遍山峦、林荫、草原，吹遍翻腾奔泻的浑河波浪。面对着浑河急流这个千古证人，水芹子早就铭记着：“我们的祖宗是有志气的，清朝时我们祖宗不降……现在清朝（指“满洲国”）不是又来了吗？我们还是不降……”她终于怀揣金声抛掷了10年的利刃，手持杀敌的火枪。早在清朝末年，鲁迅就在《浙江潮》上发表了历史小说《斯巴达之魂》，赞扬斯巴达女子以死力谏丈夫血洒疆场，呼吁“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幗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浑河的急流》不是在希腊半岛的温泉门，而是在关东的大河林野之间，寻求这种民族精魂和尚武精神，这个妩媚而刚烈的猎户女儿是塞外未驯的野水，山林不屈的精灵，她无愧于自己的土地和山川，对于此，“浑河的水年年流去，浑河的水就是一个很好的证人”。

这种从山川草木间寻找百摧不灭的民族精魂，在塞外大旷野的坦荡胸襟中寻找元气充溢的诗情的艺术旨趣，既本能地来源于作家生于斯、长于斯的关东原野，又自觉地取法于文学大师鲁迅和托尔斯泰。作家写道：“1923年我从东北大草原来到天津，便看‘五四’时代的新文艺作品了。当时，感染我最深的是鲁迅和托尔斯泰。”“我最初接受的文艺理论，是‘为人生而艺术’的理论，这几乎影响我整个一生。”“小说方面给我影响最深的当然首推《呐喊》、《彷徨》，后来是《春蚕》、《子夜》。诗则是《女神》和《星空》。如果一定要说‘师承关系’，应该从这说起。外国作品首

推《复活》和《安娜·卡列尼娜》、《死魂灵》、《贵族之家》等。还有《块肉余生记》、《鲁滨逊漂流记》、《拊掌录》、《娜拉》、《冰岛渔夫》、《悬岩》、《争强》等。我喜欢北欧的作品和日本的作品，也是受鲁迅先生的影响”。^① 另外，他还作了这样简要的概括：“毫无疑问，‘五四’运动以来，在我生命史上，印下最深刻烙印的两部书，一部是鲁迅的《呐喊》，另一部就是托尔斯泰的《复活》。”^② 在某种意义上，端木蕻良最初创作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可以看作鲁迅对家族制度的深刻反省和托尔斯泰那种开阖自如的宏伟的文学气魄，在一个负担着沉重的大地的忧郁的青年作家笔下的融合物。

《科尔沁旗草原》（上海开明书店 1939 年初版），是一部冲激着文学规矩绳墨，在纵横运墨之间显得艺术元气酣畅淋漓的巨构。它毫无一个对文坛东窥西探的青年作者的拘谨局促，一切有若未经精耕细作、却生机盎然的大草原，有若未加剪伐、而显得原始蒙茸的大林莽，它是才华大于功力的生命结晶。作品的原稿曾寄奉郑振铎审阅，据说，郑氏称赞“这将是中国十几年来最长的一部小说；且在质上，也极好”，“出版后，预计必可惊动一世耳目！”^③ 长篇的结构，新颖、突兀，而且波澜壮阔。全书十九章，32 万言。前三章把笔锋伸向 200 年前，展示鸛鹭湖地区的首富丁府数代人的发家史，游龙千里，势若飞瀑。黄河的水灾，挟带着瘟疫和死亡横扫着山东大地，把一群农民驱向神秘的关东荒原。在逃荒途中，丁老人以灵官附体的术数，治愈一个瘟疫夺去幼子的疯妇，被视为“半仙”。他按山东地主的模型安排人生，死后葬于自己勘定的藏龙卧虎的风水宝地。到了丁四太爷一代，又勾结知

① 《治学经验谈》，收入《端木蕻良近作》，花城出版社 1983 年版。

② 《鲁迅先生和青年》，收入《端木蕻良近作》。

③ 转引自端木蕻良：《致鲁迅（1936 年 7 月 8 日）》，载《鲁迅研究资料》第 5 辑。